

19世纪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和女子教育

郑 焱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近代法国具有男女分校的教育传统,同时在女子教育中重视基督徒品德的培养,因此天主教女修会在女子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9世纪法国天主教呈现“女性化”特征,教育女修会有惊人的增长,它极大地推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关键词:19世纪;法国;天主教;女性化;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K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1)05-0007-04

17世纪,天主教为对抗新教而推进道德改革。根据1680年颁布的教皇令,禁止男女合校教育,禁止男教师担任女学生的教学。这一禁令的直接结果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天主教社会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教社会的男女合校的教育组织形式——男女分校教育。男女分校教育对法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是重大的。一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首先流向了男子教育,使得女子教育长期落后于男子教育。二是女教师的发展状况成为直接制约女子教育的因素。大革命前,天主教女修会是法国女子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师资的主要来源。19世纪的法国,天主教又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从事教育的女修会显著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本文就这一时期天主教女性化及其与女子教育发展的关系,女修会在近代法国女子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一、19世纪天主教的女性化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情感和习惯呈现出“性别的二态性”,即男性宗教情感淡漠,对宗教活动缺乏兴趣,而女性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宗教情感和习惯,甚至有所加强。这种变化使得女性在信徒的数量和宗教活动的参加者上处于数量上的主导地位。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天主教的“女性化”。

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在18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18世纪初,普罗旺斯地区84%的女遗嘱人

和70%的男遗嘱人要求死后为自己做安魂弥撒。到18世纪80年代,二者分别为67%和46%。^{[1](P16)}比例的下降是世俗化的反映,而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则是天主教女性化趋势的表现。这种趋势在19世纪继续发展。例如,在纳维尔教区,1844—1845年14岁以上的男女天主教徒参加复活节领圣餐礼的比例分别为18%和56.9%,1886年分别为19%和59.4%。^{[1](P175)}在宗教感情相对淡漠的地区,这种“性别的二态性”现象就更为突出。在1868年的鲁瓦莱特地区,81.9%的女性参加了复活节领圣餐礼,而男性只有18.4%。^{[2](P303)}

造成19世纪法国天主教“性别二态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男子与天主教在性道德观上的冲突是导致宗教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曾经提及,男女分校是在天主教道德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约束和压制性行为,而且教会把矛头主要指向年轻的男子,谴责他们性行为的放纵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性行为。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男子对天主教的性道德观日益不满,因而对天主教会表现出日益疏远的倾向。相反,17世纪天主教所倡导的这场道德改革对女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保护作用的,宗教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产生了。到了19世纪,由于教会对原始避孕技术的态度而使这种差异更为扩大。18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流产来限制家庭规模,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日益普及。天主教会极力反对这一做法,并首先责难于男子。而男人们认为这

收稿日期:2001-04-19

作者简介:郑焱(1972),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

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他们反对教士的干涉,厌恶教士在讲道中唠叨天主教的那套伦理规范,因而远离教堂和宗教活动。1867年,亚眠的一位本堂神甫报告说:“女人们相当普遍地参加告解,但男人们首先因为这一恶习而远离圣餐。”^{[1](P186)}

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行为的“性别二态性”是根植于法国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19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社会的文化一样,在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将某些活动,特别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角色限定为是女性的,而将实践性的活动和角色限定为是男性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事务。天主教会本身也积极地支持这种文化观念,正如贝尤克斯教规所说,妇女是“家庭宗教事务的代表”^{[1](P186)}。同时,虽然19世纪的法国男性日益转向世俗道德,但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教育和天主教所宣扬的伦理品德仍是贤妻良母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当时一些不信教或宗教感情淡漠的男子送自己的妻子去教堂,或者送自己的女儿到女修会学校上学的现象,不应感到奇怪和惊讶。同时,19世纪法国文化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男子追求独立和自主,维护父权,追求对女子的绝对控制。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却削弱了男子的这种控制能力。相反,与宗教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深受教士的影响。被称为“良心的指导者”的教士通过对女性的控制而将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家庭。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一名作家对此进行了揭露,他说:“指导者紧紧地跟随妻子和母亲,他坐在她的炉边,统辖着一切,控制和管理着包括家庭经济和孩子教育在内的每一件事情。丈夫以为自己和生活是隐秘的,但是他错了,指导者作为第三者就在他的身边。指导者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卧室,他的凹室,溜入了他和妻子的床榻,即使是婚姻生活中最隐秘的权利也无法逃脱指导者的监视。”^[3]因此,法国男子与教士的冲突是必然的,他们不满于后者对自己的私生活的干涉和自身权威的挑战,痛恨后者的精神控制,特别是对自己的常去教堂的女伴、妻子的控制。但身处男性文化中的女性并不完全这样看待天主教会和教士。她们已经习惯了等级和权威,甚至愿意借助教士的权威来抵消或减轻来自丈夫和父亲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教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女人们是平等的,独立于她们的男人们,组织和参与完全属于女性的慈善和社会团体。”^[4]

当越来越多的男子疏远天主教时,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便突显出来。这种趋势体现在多个方面。

宗教活动参加者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9世纪象征母性和圣洁的圣母玛利亚崇拜在法国的兴起也是适应女性这个信徒主要群体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女修会的急剧增加则是天主教女性化的突出表现。1808年,法国有修女12300人,1850年为66000人,1878年为135000人(不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80年的时间里,共新建了400余个女修会,约有20万名妇女加入了这些团体。在招募修女的高峰期,即50年代末,12名未婚女子中就有1人加入宗教团体。到1880年,每千名妇女中就有7名修女,而在大革命前这一比例是千分之四。1830年前,修女占全部教士(包括教区的和修道院的)的2/5,到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半数,1878年已接近3/5。^{[1](P105)}

二、教育女修会与女子教育

在女修会中,从事教育的修会是在大革命遭受取缔和镇压后最早允许恢复的,也是最受社会欢迎的修会之一,因此它发展很快,在全部女修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1861年,在九万多名修女中,有近2/3从事教育。1878年,在十三万多名修女中有五万多名修女从事教育。^{[1](P108)}总的来看,在19世纪上半叶,修会女子学校和世俗女子学校同步发展,但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还落后于后者。但在19世纪下半叶,修会女子学校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俗女子学校。1863年,教育女修会控制了全国近一半的学校,其中包括8061所公立学校(世俗公立学校为5998所)和5571所私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为7627所)。1870年,全国60%的女生在分属于500个女修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2](P319)}相对来说,女修会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地位比在初等教育领域更为突出。就初等教育而言,1850年女修会学校学生占女生总数的44.6%,1875年为56.7%,1900—1901年为40.5%。1880—1901年间,在女修会教育下的学生总数保持在110—130万之间。^{[1](P122-128)}80年代,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宗教人员在公立学校任教,女修会逐渐退出公立学校,而更多地转入创办私立学校。

教育女修会的迅速发展与19世纪法国女子教育观以及历届政府的宗教政策、女子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法国的女子教育基本上承袭了近代早期的教育观,而当时的教育垄断者——天主教会就是这种教育观的主要阐述者。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天主教教育家费奈龙(1651—1715)认为,培养具有基督徒品德的贤妻良母是女子教育的目标,为此教育内容应该是读写算基本知识、持家之术以及广

泛的宗教教育。启蒙思想家虽然承认女子有享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但他们也大多不认为男女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应该完全相同。即使是激进的卢梭也和费奈龙一样,认为男女有别,女子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很好地担负起相夫教子之责的贤妻良母,温顺是女子首要的品质。因此,总的来说,启蒙思想家在女子教育观上与天主教所宣扬的基本上是相近的,即性格养成以确保德行,教授持家之术。这种观念在19世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女子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传统。而且,天主教伦理道德仍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思想体系,尽管随着世俗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它的影响逐渐削弱。因此,和上个世纪一样,教育女修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1870年,里昂学区的官员向公共教育部长报告说:“人们、地方当局,首先是神职人员希望修士,特别是修女担任学校教师。”^{[5](P35)}女修会往往能够担负多种社会职能,除了教育外,她们还从事医护、救济、照看婴幼儿等社会工作,这是地方神职人员和地方当局欢迎她们的主要原因。对于地方当局来说,邀请女修会办学还可以节省教育经费的支出,减轻税收压力。修女教师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可以吸引到信徒们的捐助,这无疑让地方教育主办者感到满意,因此他们纷纷邀请教育女修会前来办学。1850—1853年间,有60%的新公立女子初等学校转交给了女修会,后来尽管由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而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1863—1869年间仍达到33%。^{[6](P69)}社会保守力量也看重修女在道德行为上的示范作用及宗教教育,视之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保证。即使是反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也认为宗教是女子道德最可靠的保证,因而也是家庭安定的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和保守的贵族一样,都愿意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女修会主办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使她们在“教会的膝盖上”成长。

从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教育政策来看,在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都看重宗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宗教政策比较宽松。尽管拿破仑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强化,世俗的国民教育不断推进,但限于师资和经费之不足,不得不为教会办学留下很大的空间。在复辟王朝时期,政府法令允许宗教团体在市镇要求下为初等学校提供教师,允许男女修会成员不必领取教师资格证书就可担任教师。1850年的法卢法案终止了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允许自由办学。同时,在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女子教育受到严重忽视。1881—1882年,全国只有一所国立和三所公立女子中学。^{[7](P99)}当20世纪初决定关闭所有宗教学校

时,许多地方因没有可以替代的世俗学校而引起民众的不满。宗教政策的宽松,国家教育资源的缺乏,以及对女子教育的放任政策,使教育女修会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此外,教育女修会的发展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的巨大需求。1847年,仍有110万,占总数40%的学龄女子没有入学。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这个比例更高。例如,安德莱地区达79.4%,上维埃纳省达89%。^{[2](P319)}造成女童入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师资的严重不足。1879年新任教育部长茹尔·费里着手普及初等教育时,全国87个县中有67个县没有女子初等师范学校。^[8]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女修会因此成为重要的师资来源。在1840—1877年间,女修会为卢瓦尔地区提供了近90%的女教师,为卢奈地区提供了2/3—3/4的女教师。^{[5](P35)}而且相比较而言,在宗教热情激励下的修女教师比世俗女教师更具献身精神和坚韧的毅力,更能忍受恶劣环境的考验。1850年,一名学监抱怨道:“里昂的女子师范学校和男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没有一人愿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果实带到农村去”。^{[5](P61)}

三、天主教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影响

单就教育而言,天主教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法国女子教育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世纪是法国女子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大革命前,只有30%的女性能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名,到1890年已上升到95%。^{[1](P122)}还有数据表明,女子教育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男子教育。1837—1881年,女子入学人数从110多万增长到217万,增加了近1倍,而同一时期男子入学人数仅增加了50%。^{[6](P38)}男女识字率的差距因此大大缩小。鉴于女修会学校所控制的学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数量在学校和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对于它们在普及女子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和否认。她们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师资,在资金和师资方面弥补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和配置的不均衡。正如研究法国教育史的学者雷蒙德·格鲁和帕特里克·J·哈里根在评价19世纪后半叶天主教会普及学校教育的贡献时所说的,天主教会和世俗公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之间的相互竞争推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天主教教会帮助法国完成了普及学校教育的最后冲刺,特别是它为女童提供了和男孩一样的正式教育”。^[9]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天主教女子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宗教教育是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世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教

育的弊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879年,卡米莱·塞在呈递给行政立法院的一份关于女子中等教育的计划中指出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弊端:“母亲讲着迷信的语言,父亲讲着理性的语言。当这些矛盾的思想进入变化的、易受影响的大脑时,不知该相信母亲还是父亲的儿童开始怀疑了。”^{[17](P98)}因此,在80年代后,法国政府大力推进世俗女子教育,将宗教教育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19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法国不断传播的时期,但大革命给法国所造成的分裂却十分严重。当代历史学家泰纳认为,这种分裂包括资产阶级和贵族、国家和教会、进步与反动、新与旧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城市与农村、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对立。学校教育原本可以通过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灌输政治忠诚来弥合这种分裂,可是19世纪法国学校教育本身也分裂为天主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个体系。两个体系所包含的教育和政治理念、培养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是对立的,这样的教育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共和制度下,资产阶级共和派将教权主义等同于神权政治和君主制,将独立的天主教教育视为反动阴谋的工具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是受我们的敌人

……自由的现代精神和未来的敌人,教养和控制的”。^{[2](P319)}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经历了德雷夫斯案件严峻考验的第三共和国政府终于决定实现学校教育的彻底世俗化,关闭包括女修会学校在内的全部天主教学校。

天主教的女性化促进了教育女修会的发展,女修会的发展推动了女子教育的普及。同时,在教会的膝盖上成长起来的女性对天主教的女性化和女修会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一般来说,从修会学校出来的女性在信仰上更为虔诚,更愿意献身于宗教事业,更乐于参加宗教组织和资助宗教活动。1902年,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所有教会学校,西部费涅斯泰尔省的许多妇女站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头,以自己的身躯阻挡前来执行命令的武装宪兵。^[10]但女性参加宗教活动和修会等组织,也并非完全出于虔诚的信仰。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妇女在宗教组织中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丰富了日常生活,使自己在一个纯粹女性的团体中暂时摆脱了男性的权威,感受到了平等和独立,在教育、医护、赈济等社会活动中体验了作为家庭女性之外的价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近代法国传统女性是在女修会找到了最早的通向现代职业女性的途径的。

参考文献:

- [1] Ralph Gibson, *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 - 1914*. Routledge, 1989.
- [2] Roger Price, *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 Century France*. Hutchinson, 1987.
- [3] Geoffrey Cubitt, *The Jesuit Myth*. Clarendon Press, 1993. P. 238.
- [4] Ralph Gibson, *Why Republicans and Catholics Couldn't Stand Each Oth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rance since 1789*, edited by Frank Tallett, London, 1991. P. 117.
- [5] Sarah A. Curtis, *Supply and Demand: Religious Schooling in Nineteenth - Century France*,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9, No. 1.
- [6] Joseph N. Moody, *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 New York, 1978.
- [7] Mary Jo Maynes, *Schooling in Western Europe: A Social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 [8] 滕大春. 外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441.
- [9] Raymond Grew & Patrick J. Harrigan, *The Catholic Contribution to Universal Schooling in France, 1850 - 1906*,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June 1985. P. 244.
- [10] Caroline Ford,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hange in Provincial France: The Resistance of 1902 in Lower Britta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2 (march, 1990).

(责任编辑 赵晓兰)

Catholic Feminization and Female Education in 19th-Century France

ZHENG S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Modern France had a tradition exclusive of female education, and appreciated cultivating Christian character in female education, so Catholic female order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female education. French Catholics were mostly fema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female educational orders increased astonishingly, which gave impetus to universal female schooling.

Key words: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atholic Church; Feminization; Female Education

19世纪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和女子教育

作者: [郑崧](#)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刊名: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1, ""(5)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0条)

1. [Ralph Gibson](#) [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1914](#) 1989
2. [Roger Price](#) [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87
3. [Geoffrey Cubitt](#) [The Jesuit Myth](#) 1993
4. [Ralph Gibson](#) [Why Republicans and Catholics Couldn't Stand Each Oth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91
5. [Sarah A Curtis](#) [Supply and Demand: Religious School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6. [Joseph N Moody](#) [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 1978
7. [Mary Jo Maynes](#) [Schooling in Western Europe: A Social History](#) 1985
8. [滕大春](#) [外国近代教育史](#) 1989
9. [Raymond Grew, Patrick J Harrigan](#) [The Catholic Contribution to Universal Schooling in France, 1850-1906](#) 1985
10. [Caroline Ford](#)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hange in Provincial France: The Resistance of 1902 in Lower Brittany](#) 1990(05)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郑崧, Zheng Song](#) [反教权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教育世俗化 -世界历史2007, ""\(1\)](#)
 本文从探讨推动19世纪下半叶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反教权主义着手,说明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独特性。反教权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教权过多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主体的反教权主义者与政治上倾向于君主派的教权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法国教育制度的世俗化。这种斗争决定了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进程及特征。
2. 期刊论文 [泽拥, 旦增遵珠, Tseyong, Tenzin Dundro](#)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非军事侵略态度 -西藏大学学报2008, 23\(2\)](#)
 文章以19世纪法国的世界殖民网络及法中关系为背景,以法国传教士的活动为线索,探讨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所采取的非军事侵略态度,并对其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3. 学位论文 [韩方林](#) [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画面结构研究](#) 2009
 作为艺术中的一个历史运动,写实主义发源于19世纪的法国。这场运动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米勒、库尔贝和杜米埃。他们的支持者、著名作家、民间艺术研究开创者尚弗勒里将1848年定为写实主义的开端,这一年恰逢法国大革命,也是尚弗勒里初识库尔贝的日子。写实主义夹在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是19世纪40年代至70、80年代欧洲的艺术主流,从法国漫延到欧洲各国和亚洲地区,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文章第一章主要是对画面形式结构的解读和对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构成形式分析,第二章从色彩结构方面来分析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特征和规律;第三章是结合我国油画发展现状从侧面阐述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深远影响。写实主义艺术运动的目标是:在对当代生活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真实、无偏见地描绘与再现。强调历史与经验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写实主义的典型世界观。历史画不应以古典古代为题材,宣扬永恒的价值与理想,而应该把焦距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生活,诚如新历史观倡导者丹纳所说,“去抛弃制度及其机制理论,抛弃宗教及其理论体系,去努力观察人们在工场,在办公室,在农田中的生活状况,连同他们的天空、田野、房屋、服装、耕作和饮食,正如我们到达英国或意大利时会立刻注意到人们的面容、姿势、道路和旅舍,街头散步的市民、饮酒者。”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大大地拓展了画家们表现的题材范围。但写实主义画家们有意无意间在画面结构方面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和继承。如米勒在他的《晚钟》里对于画面结构的设计,可谓无懈可击,有人企图把画面里的独轮车、小篮子、锄头从人物旁稍稍挪动和交换一下位置,结果都达不到原有的画面效果。可见米勒对“多样统一”的形式规律运用的多么巧妙;库尔贝的《奥尔南的葬礼》突破了前人在画面结构上的循规蹈矩,他保留了“雄伟风格”所传达的气势而没有落入其原则的泥潭,画中没有英雄的姿势,也没有中心,但人物各有各的视线,沉浸于各自的思绪之中,仿佛整幅作品没有经过刻意的构图,然而结构却依旧微妙、严谨,人物之间的间隙在饰带般的布局中演绎了缓慢的挽歌般的节奏。
 写实主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艺术的创作方法;二是指艺术的写实手法。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美术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对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大都是在研究写实主义的批判性和题材特征领域的,本文主要是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画面结构入手,找出该时期作品在画面形式结构和色彩的表现性方面的独特性。众所周知,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美术家们发展了美术作品的写实技法,特别在风景画中对表现光线和空间感,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在画面结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尝试和贡献是目共睹的。
 纵观美术发展史,19世纪法国的写实主义美术运动是法国文艺史上光辉的篇章,它对欧洲各国及我国的文艺运动影响深远,为现代绘画的发展拓宽了理念,开创了民主艺术的新阶段。
4. 期刊论文 [19世纪法国歌剧沿革探微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2\)](#)
 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是一个极具个性化、风格化的时期,法国歌剧带有这一时期音乐的显著特征。本文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歌剧的沿革

、重要的作曲家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就浪漫主义音乐中文学与歌剧发展亲密而特殊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5. 期刊论文 闫巧玲 18、19世纪的法国农民与法国政治 -理论界2010, "" (6)

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关系重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本文是以18、19世纪法国农民为例,从其在政治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和保守性双重政治人格这个角度来探讨法国农民对法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他们不仅在大革命期间影响了整个革命形势的走向,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国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塑产生了影响。

6. 学位论文 谢新刚 重农主义与18~19世纪法国农业市场化 2007

18~19世纪是法国农业市场化的关键阶段。法国重农主义对法国农业市场化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农业陷于深重危机,其主要根源在于重商主义政策的管制和挤压;中世纪传统农业制度与自然灾难等使得农业更加萧条。立足法国国情,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相继提出和论证了“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思想,并依此为依据阐明了法国摆脱农业危机的“兴农强国”之路,包括保障土地所有者产权,实行大农经营方式;以市场为核心,保证农产品高价;确保农产品在国际与国内市场的自由运行;政府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利用税收等市场工具管理和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重农主义者倡导的农业市场化思想,影响和促进了法国18世纪后期~19世纪的农业市场化进程。这对当代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国农业市场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有重要启示。

7. 期刊论文 许静. Xu Jing 19世纪法国农村人口流动考察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11 (6)

法国农村人口在19世纪之前很多都是过着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19世纪开始较多地流动,19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季节性流动,季节性流动有很多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特点;19世纪中后期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表现为长期性迁移,长期性迁移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期刊论文 泽拥. Tse yung 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中国藏学2009, "" (2)

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9. 期刊论文 惠波. 王珍 对19世纪法国沙龙展的反思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 8 (3)

对于19世纪沙龙展研究的忽视与否定往往是基于现代主义观念,因此对沙龙展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以期得以真实、合理的历史还原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沙龙展在当时的自身影响力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也决定了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命题。

10. 期刊论文 泽拥. 旦增遵珠. Tse Yang. Tenzin Tsundrus 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想象——以法国人旅藏游记为中心 -西藏研究2007, "" (1)

文章以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旅藏游记文本为基点,以各文本均强调的“入藏路线”为引子,在19世纪中后期法关系的历史背景下,论述了19世纪法国对藏族地区想象性的殖民意图。在较少的关于法国同中国藏族地区交往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sdx-shkx20010500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7aa7c6f-820c-4bbe-9e39-9e4d008328b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